

芥川獎、直木獎及其他

謝 鮮 聲

日本文壇的芥川獎與直木獎在這裏的知名度很高。但不僅是一般的讀者，就是在日文翻譯界活躍的名家對這兩獎亦有不少誤解。例如去年得過翻譯文藝獎章的朱佩蘭女士，在翻譯第五十六次芥川獎作品丸山健二的「夏流」（純文學出版社）之後寫了作者簡介，其中有如下的話：

「……試看現今活躍於日本文壇的作家，無一不是從前芥川獎的得獎人。」

相反地，與芥川獎同樣受重視的直木獎得獎作者，得獎後不一定會擠入文壇，成為受歡迎的作家，往往以這一篇而告凋謝。……例如每年版稅收入一億日幣的推理小說作家松

本清張，擅寫薪水階級男女生
活的源氏雞太，專寫時代小說
的司馬遼太郎等走大眾路線的
作者，也都是早期的芥川獎得
主。……」

芥川獎在獎勵純文學，直木獎
是頒給大眾文學作者，這基本認識
大家是有的。但還需要知道這兩獎
都有一個宗旨，就是鼓勵新人，頒
給新人的。一位作者在新人的階段
未得過獎，成名之後就無法再得了
。因此「試看現今活躍於日本文壇
的作家」沒有得過芥川獎的比比皆
是，例如水上勉，五木寬之，黑岩
重吾，立原正秋，野坂昭如，阿川
弘之，大岡昇平，有吉佐和子，曾
野綾子……實在不勝枚舉。子于先
生在「小說的活路」（載「書評書
目」三十九期）中所提「尤其像吉
行淳之介曾同一年得過直木芥川兩

項獎」顯然也是誤會，從來沒人得
過直木芥川兩項獎，吉行淳之介所
得到的是第三十一次芥川獎。

彭歌先生介紹井上靖說：「一
九五〇年，他四十三歲，就得到了
芥川賞」（見鍾肇政譯「冰壁」附
錄「關於井上靖」），也有語病。
在所有得獎作家裏，四十三歲才得
到芥川獎，算是比較晚的。至於夏
祖麗女士的「彭歌訪問記」（載「
書評書目」四十期）裏說：「他建
議多頒發各種類的獎，來鼓勵好的
作品，並藉此掀起讀書風氣，像日
本的芥川獎是為通俗小說而設的，
直木獎是為正統文學作品而設的：
……」相信必是誤錄。

又對這兩獎仍需留意的是，給
獎的對象是作品而不是人。一位作
者得過芥川獎並不一定他的所有作
品都與大眾絕緣，而直木獎的得獎

者也不是一輩子無法寫出純文學作品。杉森久英的作品曾被提爲芥川獎候補，以後則以其他作品得到直木獎。甚至有些作品也很難儼然地劃一線把它列入純文學或大眾文學，松本清張的芥川獎得獎作「某『小倉日記』傳」，原是同屆直木獎候補，經直木獎委員會推薦給芥川獎委員會始得了獎。日本文壇對這兩獎皆很重視，不分軒輊，給與得獎者一樣高的評價，絕對不會是芥川獎就高級一點，直木獎就低級一點。證明這事的是朱女士前面所提的三位作者並不「都是早期的芥川獎得主」。其中只有松本清張得過芥川獎（第二十八次），其餘的兩位源氏鶏太與司馬遼太郎的偏偏是原應「以一篇而告凋謝」的直木獎（前者第二十四次後者是第四十二次）。喜歡送給別人沒得過的獎似

乎是國人的美德。聯合報名記者于衡先生也曾在其專欄送給邱永漢芥川獎，其實邱永漢得到的是直木獎（第三十四次），是第一個得到此獎的外國人。而芥川獎直到第六十六次始有外國人（韓籍李恢成）得獎。順便在這裏一提的是，朱女士最喜歡譯的作家，曾以「冰點」一書暢銷日本、臺灣而出名的三浦綾子，在日本的文壇或基督教界評價都不高。讀賣新聞發行的當代「文壇百人」並未列其名。教文館發行一套共有十八卷的「現代日本基督教文學全集」，三浦綾子的作品只有一篇短篇小說「羽音」入選。陳紀澄先生曾面告她：「您的作品是我在世界當代作家中最看得起最崇拜的第一人」（見傳記文學第二十六卷第一期「從札幌到旭川」一文），個人總覺得實在是太過獎了。